

中華民國卅六年八月卅日 收到



和平的故事

張本善編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1724

密次號碼

登錄號碼

國民政府文

· 韋壽記中西製本所承訂 ·

上海新昌路三四五弄五八號 TEL 39084

目次

[illegible]

一 孔子的教訓



(南)

那是春秋時候，季氏做魯國的卿，把大權抓在手裏，想怎樣就怎樣，全不把魯君放在眼裏。魯國的官吏百姓，都不敢正眼看他。孔子的學生冉求仲由都是他的屬官。冉求幫他管理財政。仲由是做些別的事。對於冉求仲由跟季氏做事，孔子雖不十分樂意，却也不曾表示反對。因為他想自己的學生在季氏左右，多少有些監視規勸的作用，使他不至於過分賊害國家。

一天傍晚，孔子正在高高興興地讀詩，忽然冉求和仲由闖進房裏來。

「先生，季卿已下了命令，調動軍隊，徵集糧草，他就要討伐顓臾（古國名，春秋時候是魯國的附庸，地在現山東費縣西北）了」。他們差不多是同時報告這重大消息，臉上帶些擔憂的神色。

「求呀！這不能不說是你的罪過吧」？孔子的聲調很嚴肅，「你是幫他管理財政的，一定是看到顓臾土地肥沃，出產豐富，便慫恿他攻佔那地方，好多一些收入，顯示你的功勞。你要知道，那顓臾我們先王早就分配給它任務，叫它每年主祭蒙山。它是我們魯國的屬地，它已包含在我們魯國的領域裏面。它的首領也就是我們魯國的臣。他又沒有違抗命令或做錯事情，我們爲甚麼要討伐他滅亡他呢」？這與其說是發問不如說是斥責。

「是季卿，他要這樣做的。我和仲由都沒有這個意思」。冉求的臉



很紅，聲音也不大自然。

「求，你是知道的，古時的賢史官周任曾經說過：『要酌量自己的能力去就某一種職位，要是不能勝任那種職務，就不要去佔那種位置』。主官的不合理行動，會使他遇到危險，被人打倒的。當他要遭到危險了，不去保護他；當他要傾覆了，不去扶助他；那又要他的屬員幹麼呢？你剛才說討伐顓頊是季卿的意思，與你們不相干，那是錯誤的。狼豺虎豹竄出了籠子，珠玉珍寶毀

壞在櫃子裏，這是誰的罪過呢？能專怪猛獸寶物他們自己嗎？看守猛獸，保管寶物的人，有沒有不對的地方呢？」？

孔子的譬語，幾乎使冉求無法躲閃，但他終於又找到了理由：「顓頊雖是我們的屬地，但它有堅強的城池，精練的兵馬，講究的武器，又離季卿的封地——費（今山東省魚臺縣西南有費亭，就是那個地方）很近，費早已感受到它的威脅，現在要不把它攻佔了，後世子孫一定會被它侵害的，爲了解除對費地的威脅，爲了後世子孫的安全，顓頊實在也是該討伐的」。冉求的微曲的上身，不自覺地挺直了。

孔子的臉色更加不愉快。「求，對於某種東西，想拿到它，佔有它，明明是貪圖它的利益，而偏不肯承認；硬要講這樣說那樣，替自己解釋開脫：這是君子所厭惡的。我聽說過：治理國家的諸侯卿大夫，不

怕土地小，物產少，只怕待人不公，貧富不均，不公不均，人就不平，不平就難免作亂；不怕窮，只怕秩序不穩定，如果秩序穩定，大家安居樂業，努力生產，就是本來貧窮的也會漸漸富足起來。你想要是人人有飯吃，人人有衣穿，人人有事做，國家自然富強，外人還敢違抗我們嗎？如果外人不馴服，那一定是我們品德不好，政治不好，我們就要健全自身，改良政治，使他們歸順。一旦他們歸順了，我們就得寬厚地待他們，使他們也安居樂業。現在呀，你們兩個幫着季卿做事，外人不馴服，不能使他們歸順，國家鬧得四分五裂，你們也不能維持，却專門計劃着打內戰，我恐怕季卿的禍根不在顓頊，倒在他的左右眼前呢！孔子越說越有勁，吐沫幾乎潰濺到冉求仲由的臉上。他完全忘掉他們已經畢業多年，正在做着不大不小的官兒。

二 不攻宋了

兩千三百年以前，魯國有個大賢，名叫墨翟。他眼看當時各國，大的欺侮小的，強的侵略弱的，終年打個不休，兵荒馬亂，鬧得人民過的不像日子，便竭力反對侵略。他又知道單是口頭上反對是限制不住黷武的列強的，於是他又講求防禦的技術，以便不得已時去幫助弱小，抵擋強橫。由於他苦口婆心地到處宣傳，確實感動了一些人。這些人追隨他，擁護他，跟他學習，也助他宣傳、防禦，成為他的信徒。

一天，墨子正在院子裏散步，忽然聽得外面一片嘈雜聲音，走到大門口一看，原來七八個人正圍着販賣南貨的阿二問長問短，阿二指手畫

腳地講說什麼巧工匠公輸盤已經替楚國造好了爬城的雲梯，楚國就要攻打宋國了。

「你聽那個說的？阿二！」墨子突然發問了。

大家沒想到墨子也在旁邊，都略微一驚地向他看了一眼。

「我是剛從楚國販了貨來的」，阿二順手指了指背後的包裹，「這消息是千真萬確的」。

墨子低下了頭，踱回院中來。

「我一定要去阻止它」！他的腳微微一頓，喃喃地說。

當天晚上，墨子就寫了封信，差人送給他的大弟子禽滑釐，叫他率領另外的弟子，帶着防禦器械，趕快到宋國去。

第二天絕早，墨子便動身南下了。他一向是以刻苦自勵的，所以不

坐車，也不騎馬，只是邁開大步拚命地走。沿途漠漠的平林，錦繡的田疇，溪邊少女，牛背牧童，都不能引起他的注意。他是一心地趕路，晝夜地趕路。脚打了泡，後來泡磨破了，流出水而且流出血來。他把布衫撕下來一條包紮住傷處，忍着痛繼續前進。他忘記了自己的身體，他記掛着一個國家的安危。差不多走了十天十夜，才到達了楚國的京城——郢（在今湖北江陵縣境）。

公輸盤在郢城已經成了名人，郢城的居民幾乎沒有不知道他的，所以墨子並不費力地就打聽到他的公館。

「你老跑這麼遠到這裏來，有什麼見教」？當墨子出現在公輸盤面前的時候，公輸盤就這樣半客氣半諷刺地發了問。

「北方有個惡棍欺侮了我，希望你能幫幫忙，把他殺掉」。墨子裝

出很誠懇的樣子說。

公輸盤現出不高興的神氣，半晌不說一句話。

「我願送你十兩銀子」。墨子提出了條件。

「哼，銀子，我從來是不隨隨便便殺人的」！

墨子於是點了點頭，拱了拱手，說道：「這麼義氣，可佩，可佩。

可是前些時我在北方，聽說你先生已經造好了雲梯，就要用來攻打宋國了。宋國又有什麼罪過呢？不過弱小一些罷了。而且打仗是害人的事，冬天打吧，太冷；夏天呢，又太熱；兵士們都容易生病。春天打就妨礙耕種，秋天打却耽誤了收穫。加上兩軍的衝殺，車馬的踐踏，不知要死多少人傷多少財哩！請你先生殺一個人，你以為不對，不肯答應，現在却要幫助人家無緣無故地殺死幾千幾萬人，我真不懂這是什麼道理」！

公輸盤驕傲的臉色消失了，再也說不出話來。

墨子知道他已經心服，便說：「那麼，爲什麼不把這次的戰意打消呢」？

「那不行，攻打宋國的事，我已經對楚王講過了，怎好忽然撤消？」

「那不要緊，只要你介紹我和楚王見面，我想會達到目的的」。

公輸盤答應了墨子的請求，領他去謁見楚王。

「聽說大王要攻打宋國了，有這回事沒有」？墨子見了楚王開門見山地這樣問。

「有的」。楚王點了一下頭。

「人，雖然地位有高下，究竟都是人，都有父母妻子，都希望快樂地生活下去，因此也就都應該互相幫助，互相愛護。如果你打我，我殺

你，不論誰勝誰敗，結果都有損失，都吃虧。如果大國可以打小國，那個更大的國也就可以打這個大國。就是打勝了人家，人家將來也會報仇的。說到宋國，論土地吧，沒有楚國的肥；論物產吧，沒有楚國的好；大王就是把它打敗了，又能得些什麼呢？所以我勸大王還是打消這個念頭吧」。墨子講演似地說了這許多。

楚王道：「你講的很好，可是公輸盤已經給我造好了雲梯，宋國，是一定要攻打的了」。

墨子知道再勸楚王也不會有什麼結果，便又到公輸盤那裏去，想和他來一番戰鬥演習，借此制服他，使他不至發動戰爭。

墨子解下衣帶，把牠圍轉成個四方形，當作城牆，拿了條木板當防禦的武器。公輸盤用他機械化的武器發動了九次攻勢，都被墨子抵擋住

了，公輸盤已經技窮，再也變不出花樣，而墨子的防禦卻很從容，好像就是再有更瘋狂的襲擊也決不會發生危險似的。公輸盤不禁垂頭喪氣，不得不屈服了。

「我知道怎樣對付你了，可是我不說出來」。公輸盤沈思了片刻，像發現了錦囊妙計似的突然說。

「我知道你要怎樣對付我了，我也不說出來」。墨子幽默地答。

楚王聽到了這消息，就把墨子請了去，問他是什麼意思。墨子說：「公輸先生的意思，不過是想把我殺掉，以爲殺了我宋國就不會守得住，你們可以攻擊了。那裏曉得，我早已派我的學生禽滑釐他們三百人，拿著我的守禦器械，在宋國城上等候着你們了。就是殺了我，也沒有什麼用處。」

「你們做得很好啊！那我們就不攻宋了」。楚王無可奈何地說。

三 魯仲連退秦兵

秦昭襄王命令大將白起率軍攻打趙國。白起在趙國長平地方殲滅了趙兵四十多萬人，就乘勝東向，包圍了趙國的都城邯鄲。因為秦軍聲勢洶洶，另外幾個國家派出的救趙的軍隊，都躊躇不前，使得趙孝成王著實惶恐起來。這時魏安釐王派了客將軍新垣衍（他原是梁將）從小路設法到邯鄲去。新垣衍見了平原君趙勝，把準備對趙王說的話告訴了他，希望他轉告趙王。

「秦軍的包圍邯鄲，據我想，倒不一定在佔領這座城池，他恐怕另

有用意。前些年秦、齊兩國最爲強大，爭着稱帝，現在齊國是一天衰弱一天，只有秦國雄視天下了。你們趙國倘若肯派個使臣去尊奉秦王當皇帝，我想秦王一定很高興而把軍隊撤走的」。

平原君聽了，覺得這辦法雖輕而易舉，却也非同小可，考慮再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這時齊國的魯仲連正旅行到邯鄲，因被秦軍包圍，一時無法出去，又沒有力量使秦軍解圍，只得靜觀事態的演變，聽得魏將想叫趙國尊秦爲帝，就去拜會平原君。寒暄之後，問道：「事情怎麼樣了？打算怎麼辦呢？」

平原君道：「勝那裏敢談什麼事，前些時損失軍隊四十萬之多，近來邯鄲又被敵人包圍而無法趕走他們，魏王派了他的客將軍新垣衍來，想要我們趙國尊秦爲帝，以爲這樣可使秦兵解圍。新垣衍現在還在這

裏。至於勝，還敢談什麼事！」

魯仲連聽了，不禁冷冷一笑，嘆道：「我原以為您是天下聞名的賢公子，現在才知道不是那麼回事！新垣衍現在那裏？我願教訓他一番，使他不再停留在這裏胡說八道」。

「我願給你介紹」，平原君說。

於是平原君就到新垣衍那裏，告訴他說：「東國有個魯仲連先生，他現也在這裏，我願介紹你和他見見面」。

「魯仲連先生，我曾聽說是齊國的高尚人士。不過我身為官吏，負的有使命，擔的有任務，不應隨便和別國人士交往會談，所以仲連先生我不預備見」。新垣衍斷然拒絕了這邀請。

「可是」，平原君帶著抱歉和懇求的語氣：「我已經答應他介紹你

們見面了」。

新垣衍無可奈何地應允下來。

魯仲連終於會見了新垣衍，但他一句話也不說。

「我看，住在這圍城裏的人，差不多都對平原君有所要求，都想從他那裏得點什麼。現在我看你先生像貌高潔，似乎對平原君並沒什麼希求，那爲甚麼老留在這危險的圍城裏不肯離開呢？」新垣衍開始打破的窘悶的空氣。

魯仲連沈思了片刻，緩緩地說：「如果爲我個人，我也許早就躲開了，不過我關懷着這圍城裏的大衆，我想盡點微力，使他們不至遭受危險」。

「四外有幾十萬秦國的軍隊，避免危險，方法恐怕不會太多」。

「依你的高見」？魯仲連是明知故問。

「只有尊秦爲帝！據我看，秦國發兵的目的不過如此，但倘若不識時務，專唱高調，那不但邯鄲不保，說不定還有更大的危險」。新垣衍的聲調低沈而有力，顯示着他對局勢的顧慮和他見解的優越。

「尊秦爲帝？那秦國無禮無義，兇殘毒辣，以殺人的多少計算功勞的大小。以欺詐的手段利用他的人材，奴隸般地役使他的百姓，真是虎狼之國。倘若他肆無忌憚地稱起皇帝來，支配着天下，那還堪設想嗎？我寧肯跳東海自殺，決不做他的百姓」！魯仲連因爲義憤填膺，聲調不自覺地有些高亢，使得周圍的空氣略顯緊張。說到這裏才話頭一轉：「我這回的來見將軍，是想着能對趙國有點幫助」。

「先生將怎樣幫助它呢」？

「齊國和楚國是已經幫助它了，我還要使梁國和燕國幫助它！」

「燕國也許是可能的，至於梁國，我便是梁人，我倒要請教怎樣使梁國也來幫助它」。

梁國是還沒有看到強秦稱帝的害處，如果看到了，一定會幫助趙國的」。

「秦國稱帝的害處又怎樣呢？」

「你如果答應他稱帝，你就得服從他，聽他的命令，不然，你就是叛逆，被天下笑罵。既然得服從他，那麼，他說怎樣就得怎樣。假如秦王願意，他很可以把你們梁王煮成肉醬！」

新垣衍聽了，很是不愉快，接道：「哼，你先生的話，也未免太厲害了吧？」

「並不是我故意這樣說，事實原是這樣的。而且雖然服從了他，他仍是不很放心的。他將把秦國的婦女送進梁王的宮室，表面上是表示親善，實際上却是用來監視梁王的行動，並且掌握了他的生命。另一方面，又會讓秦國的男子去做梁國的官吏，使梁國再也不會反抗。到那時，將軍你又怎樣還能得梁王的寵愛？就是過安樂的日子，恐怕也不容易了吧？秦是大國，梁也是大國，我真不懂爲什麼一定要甘受屈辱，出賣祖國！」

新垣衍聽了，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又是羞慚，又是感動，連忙作揖謝罪道：「我原以爲先生不過徒負虛名的平庸之輩，到今天我才知道你果真是天下了不起的人物，就請告辭，我再也不敢談尊秦爲帝的話了」。

秦國的將士聽到了這回事，知道燕、梁各國都要救助趙國，稱帝的妄想決難實現，就自動地撤退了五十里路。恰巧魏國的救兵也趕到了，秦兵便一無所獲地退回國去。

四 勇敢和平的藺相如

戰國時候，趙國有兩個有名的大官：一個是有胆多謀的上大夫藺相如，一個是驍勇善戰的大將軍廉頗。兩人都赤心保國，很得趙王的信任。趙國雖然有兩個名臣，因為國土不大，兵員又少，常常受秦國的侵略，有一回竟被殺掉兩萬多人。後來秦王覺得常常動兵打仗，究竟不是辦法，便派了使臣告訴趙王，要和他在渾池（在今河南省北部）地方開

和平會議。

趙王因爲一連吃了敗仗，有些胆怯，打算不去。廉頗和藺相如商量了一番，認爲不妥，就告訴趙王說：

「王還是參加的好，要是不去，顯然表示出我們趙國的衰弱和胆小，人家更加瞧不起我們了」。

趙王想了想，不去也不是辦法，就採納了他們的意見。

趙王率領着藺相如和別的隨從侍衛們踏上了征途。廉頗送他們到邊境上，臨別的時候，告訴趙王說：

「王這次去開會，計算來回的路程，加上開會的時間，也不過三十天光景。要是過了三十天還不見回來，那就一定出了什麼變故，爲了安定人心，消滅秦國的野心，打破她的詭計，請允許我們擁立太子爲

王。」

趙王爲了防備萬一，也答應下來。

趙王和藺相如他們到了澠池，原來秦王和他的臣子們也已經到了那裏，大家休息了一天，便開會。

幾杯酒吃過，秦王已有些醺醺然，提議道：

「聽說趙王很喜歡音樂，現在兩國和好宴飲，機會難得，請趙王彈彈瑟，大家快樂快樂。」

話沒有說完，侍從便把瑟拿上來，趙王不得已，只得彈了一番。於是秦王的侍從祕書便寫下一項記錄道：「某年某月某日，秦王和趙王開會宴飲，曾叫趙王彈瑟。」

藺相如看見這種情形，自己的國王被人戲弄，丟了國家的臉面，很

是氣憤，便向前走了幾步，說道：

「我們趙王，也曾聽說秦王很會奏秦國的音樂。秦國是以敲盆子出名的，現在就請秦王敲敲盆子，讓大家欣賞欣賞高興高興」。

秦王明知蘭相如立意報復，很是生氣，不肯答應。蘭相如把盆子捧了上來，而且跪下去懇求，秦王還是不肯敲。蘭相如滿腔義憤，大聲叫道：

「秦王，你要是堅執不敲，我將自殺在你的面前，使我的血濺進到你的身



上了！」

秦王的侍從。見藺相如這般強硬，就抽出劍來，想把他殺掉。可是相如瞪起雙眼，一聲呵叱，又都畏縮下去。秦王看見這種情形，很是不快，就順手在盆子上敲了一下。於是藺相如便叫趙王的侍從祕書寫道：「某年某月某日秦王曾給趙王敲盆子」。

秦國的臣們，覺得以強大的國家，竟佔不到上風，很是惱怒，便又倡議道：

「請趙國割讓十五個城池來祝福我們秦王！」

藺相如不甘示弱，昂然應道：

「請拿秦國的咸陽來祝福我們趙王！」

就這樣針鋒相對，一來一往，直到散會，秦王也沒能討到便宜。趙

國也始終佈置着侍衛，應付着強秦，這和平會議雖不少驚濤駭浪，終於和平不相上下的結束了。

趙王回得國來，認爲藺相如，不畏強秦，爲國爭先，功勞着實不小，就封他爲「上卿」。這個官位是在廉頗之上的。廉頗很爲不滿，曾對人說：

「我廉頗，不顧性命，衝鋒陷陣，爲國家立過大功，才得到大將軍這個官位，現在藺相如張張口，動動舌頭，就跳到我的頭上，真叫人不平！他當初作官，又是太監介紹的，出身卑賤，讓我在他下面，實在覺得可恥。我要是見了他，一定給他個大難堪」。

藺相如聽到這個消息，再也不肯和廉頗見面，上朝的時候，也往往裝病，避免和廉頗在一起。

有一回，藺相如坐了車子出去，遠遠望見了廉頗，趕快讓車子轉個彎躲開去。

藺相如的侍從們，曉得了上面的情形，都很不滿，大家聯合起來對相如說道：

「我們拋棄家眷，離別親戚，來追隨大人，只是爲了仰慕大人的高尚義氣。現在大人與廉將軍同在朝作官，廉將軍到處罵你，你只會東藏西躲，駭怕得了不得，這是普通人也要以爲恥辱的，何況身爲將相的你呢？我們不材，就此告別吧」。

藺相如聽了，不覺一怔，反問道：「各位看廉將軍比秦王怎麼樣？」

「當然趕不上秦王」。

「拿秦王的威嚴，我都曾在大庭廣衆之間呵叱他，使他的臣們大丟

其臉，我雖然無能，也那裏會特別怕廉將軍呢？不過我想到強暴秦國的不敢肆無忌憚地侵略我們趙國，主要的是因為有我們二人存在。如果我們衝突起來，二虎相鬪，必有一傷，實在是祖國的危機。我的寧肯自己屈辱，竭力忍讓，原是先顧慮到祖國的災難，而暫忘却私人的仇隙」。

侍從們聽了，深受感動，再也不提辭職的事了。

這事情傳到了廉頗的耳朵裏，一向高傲自負的他，頓時滿面羞慚，感覺無地自容。他請賓客伴送着到藺相如那裏去，袒露着上身，背負着鞭子，請相如任意處罰。他說：

「我粗陋扁淺，不明是非，得罪了先生，料不到先生竟這樣寬恕我，包容我，我太藐小了，先生太偉大了」。

從此他們兩人成了最知己，最要好，共患難，同生死的朋友。

五 寬厚的狄仁傑

唐朝武則天當皇帝的時候，越王李貞（太宗的兒子）在汝南（今河南省東南部）地方發兵造反。朝廷派宰相張光輔率領人馬前往討伐。因為政府的軍隊衆多，越王不久便全軍覆沒，他和全家老幼都自殺了。

他的餘黨有二千多人都判了死刑，狄仁傑那時正在豫州做刺史，覺得這些人不過一時錯誤，居心並不見得很壞，如統統處死，未免可憐可惜，就上了一表，委婉地把這情形說明。結果這兩千多人都免去死罪，改爲放逐邊境上去。當他們到達目的地時，曾立碑紀念狄仁傑救命之恩。

張光輔的將士們，仗着平亂的大功，要這樣，要那樣，鬧得雞犬不寧。狄仁傑看了這種情形，很是生氣，就告訴老百姓不必供應，並向張光輔提出抗議。

「小小的地方官，竟這樣不順從，難道你瞧不起我元帥嗎？」張光輔真是聲色俱厲。

「從前擾亂地方的，不過一個越王李貞，現在一個李貞死了，却又生出幾千幾萬個李貞來！」狄仁傑氣忿忿地說。

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「這有什麼難懂？你的幾千幾萬個兵士，把李貞消滅了，竟自己又擾亂起地方來，不成幾千幾萬個李貞了嗎？再說，中央軍圍攻李貞的時候，李貞那邊的百姓每天反正的就有一萬多。他們用繩子把自己從城牆

上垂下來，城的四面都踏成了小路。他們是善良的，可是你竟聽任你那貪功討賞的部下把他們殺掉。他們的冤痛，海一樣深山一般高。我要能得把利劍把你殺掉，真是再快活也沒有了！甘心情願償你的命」。

張光輔的面孔紅得發紫，渾身顫抖，但又沒有什麼可以分辨，只是暗暗懷恨而已。待他回得京來，就奏了一本，說狄仁傑態度傲慢，不聽命令。於是狄仁傑便被貶了官，去做復州（今湖北沔陽縣）刺史了。

後來狄仁傑因為有才幹，又升到京城裏去做大官。一天，武則天對他說道：「你在汝南做官時，成績很好，因為有人講你的壞話，我才把你貶到復州去，你願意知道講你壞話的是誰嗎？」

「陛下如果認為我有過，我應該盡力改掉牠；如果明白了我實在沒有過，那是我的幸運。至於誰講了我的壞話，我不願意曉得」。 狄仁傑

這樣回答。

六 郭子儀的事

一

由於安祿山 史思明等的作亂，唐玄宗 肅宗兩代幾十年間，總是東征西討，很少太平的歲月，而且有時局勢竟是萬分險惡，幸賴郭子儀的忠勇德威，這才略有幾分穩定，因此朝廷封他「中書令」的大官，賞他綢緞馬匹，酬答他的大功。並且把他的形像畫在凌煙閣裏，作永久的紀念，萬世的模範。

已經是代宗 永泰元年了，天下還是紛擾不安。叛將僕固懷恩花言巧

語地勸說吐蕃回紇這些種族，以致他們發動三十萬大軍，侵犯起涇陽、邠州、鳳翔、醴泉、奉天這些地方來了。這些地方都是距國都長安很近的，所以長安也驚惶震動起來，好像大禍就要臨頭似的。於是朝廷派出了李忠臣、李光進、馬璘、郝廷玉……等將領，分別守禦各地。代宗自己也領兵駐屯苑中。防守涇陽的，則是郭子儀。涇陽的軍隊那時只有一萬人，待子儀到達涇陽時，敵人的騎兵已經完完全全地把他們包圍了。郭子儀見了這種險惡情形，就派部將李國臣、高昇、魏楚玉……各當一面，自己親身率領騎兵兩千出入陣地。那時刀碰刀槍對槍的打仗，兩軍的距離是很近的，陣地的活動都瞞不過對方。回紇們屢屢看見一位大將率領騎兵來來去去，不禁暗自奇怪。

「那大將是那一個」？一個「回紇」大聲呵道。

「大唐郭令公（因為子儀曾被封中書令的官，所以稱郭令公）」！唐兵傲然回答。

回紇們大吃一驚：「令公還活着的嗎？懷恩告訴我們，唐天子下世了，令公也死去了，中國羣龍無首，四分五裂，我們以為有隙可乘，這才跟了他來。令公今還在世，唐天子還存在嗎？」

「天子萬壽無疆」！是唐兵的回聲。

「難道懷恩欺騙了我們嗎」？回紇們疑惑起來。

郭子儀派了使者到回紇軍裏，對他們說道：「往年你們不辭辛苦，萬里奔波，幫助我們剷除大奸安祿山史思明，平定內亂，收復長安洛陽二京城，我們曾同過患難，共過生死。這是我們唐人感激莫名念念不忘的。現在你們却背棄舊交，全不顧過去的友情，幫助叛臣，冒犯上國，

實在是莫大的憾事！請問，這種舉動對你們自身又有什麼好處呢？

「原說是令公死了，不然，那裏會這麼做呢？令公要是果真還在，能不能讓我們見一見呢？」回紇的首領提出這樣的意見。

使者回得軍去，把會談的經過全盤報告給子儀。子儀答應了回紇的要求，準備親自去和他們一晤。

「回紇野蠻殘忍，不講信義，他們的話是靠不住的，令公一身，關係着國家的安危，還是不冒這危險的好」。子儀左右的人紛紛勸阻。

「現在敵軍的數目超過我們幾十倍，論力量我們是萬萬敵不過他們的，那就不得不想另外的辦法，我要以赤誠感動他們。我想只要是人，不論中國人外國人文明人野蠻人，都有人心，都能受感動。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，我想我會成功」。郭子儀嚴肅地，堅定地，很有把握地說。

「那麼，請帶五百個騎兵同去，以防萬一吧」。左右的人，見阻止不住，便提出這意見。

「他們是不會害我的；如果真發生了變故，五百個兵又擋得了什麼事？而且帶的人越多，越表示我不信任他們，也越引起他們的猜疑，事情還能做得好嗎」？子儀說完，就派人傳出消息，說郭令公就要到回紇陣營裏去了。

回紇們得到消息，都躍身上馬，拉滿了弓。空氣頓時緊張起來。一會兒，黃塵起處，子儀和他的幾十個隨從，騎着馬出現了。回紇們目不轉睛的注視着，他們要看看究竟是不是郭子儀。待子儀走近回紇的首領時，他脫下保護頭顱的鐵冑，從容地說道：「我和你們曾同過多年患難，有過深厚的友誼，我實在時時刻刻掛念着你們，不知道你們爲什麼



竟這樣地不忠不義起來？」

回紇們看清楚了面目，聽到了言語，立刻拋棄了弓箭，滾鞍下馬，倒身便拜，齊聲歡呼道：「果然是令公老大人！」

子儀召集了回紇的首領們宴飲會談，情景很是融洽，就像父子家人。子儀又把帶來的綵綢分送給他們，他們更加感激歡欣，於是立誓恢復舊好，再不干戈相向了。

郭子儀因爲功大官高，不免引起一班奸邪小人的嫉忌，朝廷幸臣魚朝恩便是一個。他眼見子儀官越來越高，權越來越大，心裏很是妒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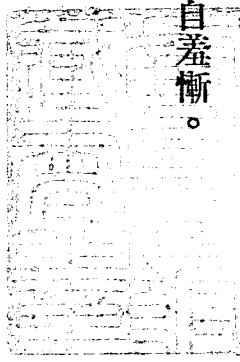
但他既沒有理由攻擊子儀，也沒有力量打倒子儀，於是便妙想天開的找到一種洩憤的方法。當子儀在靈州（今寧夏省靈武縣）督師打吐蕃的時候，他就暗暗地派人去挖了子儀父親的墳墓。官府得到了這個消息，當然下令捉拿盜犯，但那人已跑得無影無蹤，那裏捉得到呢？後來子儀又轉到涇陽駐防。當他從涇陽到達長安的時候，上上下下的人們心裏想道：他老子的墳墓被人挖了，又沒有捉到盜犯，他手握重兵，有權有勢，決不會甘休，他也許已經刺探出那是魚朝恩指使的了，說不定就會

發生事變的，所以都萬分驚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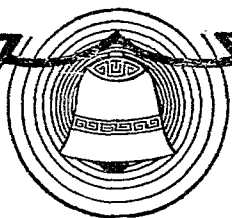
子儀觀見了皇帝，報告了防務，別的什麼也沒有說。但皇帝心裏是有數的，他除了嘉獎子儀勦勵子儀以外，又提到他父墓被盜的事，表示十分遺憾，又着實安慰了他一番。因為皇帝知道，這事件老悶在肚子裏不說出來，也是不好的。

子儀聽了，痛哭哀號道：「臣領兵多年，沒能完全禁止部下挖掘別人的墳墓，今自己父親的墓被盜發，實在是應得的報復。這是上天的懲罰，不是人力所能爲的，我只有自己慚愧懺悔」。

子儀的寬宏和平，使魚朝恩大受感動，深自羞慚。



00794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初版

和平的故事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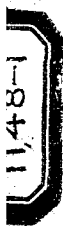
編著者 張本善

發行人 吳秉常

印刷所 正中書局

發行所 正中書局

(2107)



1.00